

珍珠耳

有多少人知道北部湾的南珠甲天下，但知道珍珠耳的人却没有多少。

珍珠耳跟我们平常食用的木耳很相似。有了菌种，有了适当的温度和湿度，就在朽木上长出了木耳；深埋于地下几百年的珍珠贝，经历了年深日久的发酵变质，形成了一种菌种，一旦遇到合适的温度和湿度，就在深埋着珍珠贝的地面上长出了珍珠耳。珍珠耳的形状大小也跟木耳相似，珍珠耳可能就是因此得名；不同的是，木耳呈褐黑色，珍珠耳是半透明的翡翠绿色。如果说木耳是黑天鹅的话，那么珍珠耳就算是白天鹅了。

白龙珍珠城不愧是一片古老而又神秘的土地。不论是被历史风化了的古城墙，还是容颜剥落的天妃庙，也不论是默默地搬运着岁月的大石龟，还是维系着合浦珠还故事的太监坟，无不在使人们感到它的神秘，感到它历史的悠久。叩击着这些历史失落的遗迹，珍珠城的辉煌就像在昨天，就像在眼前。然而，这些都只不过是一些没有生命的不完整的、陈旧的印记和符号。可有谁会想到，竟有一种来自遥远年代的生命，穿越了漫长的时间隧道，来到现代世界向人们展现古老的信息。珍珠耳大概是每年夏秋之间，遇上闷热的天气，连续几天阴天小雨，就从地下长出来了。采摘的时候要趁着小雨，如果太阳一出来，它就钻到地下不见了。

当地人几乎每家每户都珍藏着晒干了的珍珠耳，说是有清肝明目，降火止咳化痰等作用，还能治多种疾病。珍珠耳正象它的南珠兄弟一样，成了珍珠城的一大宝贝。

传说长出珍珠耳的地方正是白龙中学不远的一片草地。这片方圆百亩的草地下面，深埋着十到二十米厚的几百年前遗留下来的珍珠贝，深埋着珠民的勤劳和珍珠城古时的辉煌。从其中拱出来的珍珠耳，或许是它以一种神奇的生命方式向世人昭示古老南珠的不朽灵魂。

南方的雨天并不少见，而往往不是雨下的时间不够长，就是雨下得太大，或是太阳出得太快。珍珠耳总是踪影难觅。令人意想不到的，在逐渐对珍珠耳的事淡忘了的时候的一个阴雨天，珍珠耳现身了，显得那样突然。

采摘珍珠耳是一次神圣而又不平凡的经历，此情此景难以磨灭：在一片绿茵的草地上，人们提着竹篮，擎着小花伞，在草丛中搜寻，采拮一片片嫩绿的翡翠。雨在沥沥地下，白色的雾霭在身边缭绕：顶风冒雨的小花伞和男女学生飘逸的衣裙，红色、黄色、白色……星星点点洒在绿茵的草地上。太阳从厚厚的云缝里透出微光，在天边划出一道道淡淡的光柱，就像从远古射来的一缕残阳。

刚采摘的珍珠耳，像一块块半透明的翡翠绿的玉块，嫩嫩的，水灵灵的，大朵的有茶怀口那么大，小的也有拇指大小。拿些加糖煮了品尝，口感爽脆嫩滑，过口清凉，与海带味道有少许相似。晒干了的珍珠耳呈墨绿色，体积也变得很小，比茶杯口还大的那么一朵，干后也仅有指甲大小。因此，太阳一出来，蒸发了水分就找不到了，并不像传说的那样

钻到地下消失了那么神奇。

为了发展旅游业，珍珠城修复了原来的历史遗迹，还新建了一些景点。

穿过珍珠城弯弯曲曲的窄小街道，就见一座新建的雕梁画栋的古色古香的庙宇，其正对面，正是当年人们采摘珍珠耳的草地。绿草依旧，草丛下面全是雪白的珍珠贝的碎片，在阳光下闪着银光。

经历了沧桑变迁，古老的南珠已不再囿于珍珠城这弹丸之地，而是从珍珠城这狭小的港湾走向了整个北部湾畔。这名冠全球的南珠在这北部湾畔了阔的生产基地里得到空前的发展。然而，这南珠之魂珍珠耳，还能不能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再展生机，这南珠生产发展大乐章中的小旋律还能不能延续下去……

戚贤宙